

一同與雲霧漫步－

參加第四屆「新台灣史研習營」感想

陳志昌
學員

生活中，常抬頭仰望藍天中蓬軟白暫的雲朵，總幻想能在雲端輕舞。於是喜歡爬山，愛上在森林中與雲霧偕同漫步，踩著落葉枯枝細步，奚奚簌簌；就愛露水浸濕雙鬢，汗汗淋漓。還記得是國中二年級時，參加畢業旅行，第一次來到盛名遠播的阿里山，第一次感受到森林的深深呼喚。遠去的記憶依稀，於是說什麼我都要參加，參加這次探索雲霧林深的機會。

自嘉南平原向東開拔最先遇見阿里山山脈，一個在日據時代即因伐木業而興盛著名的霧林地區；一個在今日社會以雲海日出而人潮洶湧的觀光勝地。火車汽笛聲嗚嗚地鳴響，響遍整個月台，我們搭乘著著名的阿里山高山火車朝著奮起湖前進。隨著海拔高度上升，窗外植物林相改變，由熱帶闊葉林相、暖溫帶混和林相至溫帶針葉林相，這段登山鐵道所路經的林相變化多樣，自此可概略窺視台灣土地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。

「Kuba」鄒族人的男子會所，也是聚落中心的象徵。王嵩山老師介紹鄒族的社會與宗教，自鄒人中心本源談起，各聚落的遷徙交通，向外擴散。訴各部落之間的興衰，娓娓道來，巨細靡遺。各類祭典的不同意涵及禁忌，如：Homeyaya（收穫祭）非常嚴格地執行，不允許非家庭成員參加，與 Mayasvi（戰祭）廣邀各方人士加入的態度是相異其趣。也談及在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時，由於對祭典意涵不了解所發生的趣事。也同是因進行這類調查，日漸熟捻，發現鄒人接納新思想、新觀念的態度是與其他原住民不同，使得鄒人教育普及率與教育程度都相當的高，這與一般平地人心目中的印象大不相同。

“AVEO VEOYU” 在高英傑及鄭素峰老師的帶領下，我們齊聲互道問候平安，也展開這個 AVEO VEOYU 之夜的課程。高老師及鄭老師以教唱鄒族歌謠方式讓我們認識鄒族，也讓我們認識鄒族的文化。以數字所組成的“數數字”歌謠；將山林中各類蟬的叫聲合成編歌的“vasi vasi vian vian”；及各類鄒族傳統歌曲，都讓我們歡笑四起，上氣不接下氣。同時發現原來某卑南原住民女歌手所改編譜唱的歌曲，竟是鄒族的亡魂曲 miyome；同一首歌曲，不同的唱法、不同的唱腔，居然有如此不一樣的呈現，

真令人大吃一驚。可是更驚人的是，在那漆黑的廣場，自遠方滑落的火球，劃過闇暗天穹，點燃眼前柴堆，也點燃學員的熱情。

「假的歷史也可以是真的歷史」薛化元老師如是說，也丟給學員一個歷史的反思。史籍上吳鳳的存在不成問題，但吳鳳捨身取義的故事卻無歷史脈絡可循。吳鳳祠，好似鎮守阿里山地區的守護者，簇立在阿里山公路旁。是虛擬的故事也好，是真鑄的祠堂也罷，都證實是統治者的治理手段。雖是一段假造的歷史，卻也在這段假造的歷史背後，可見當時的時空背景。因為那段生活背景、政經狀況交織之下，呈現了那段假造歷史所產生的荒謬，也讓鄒族人背負近半世紀的污名。這是一段迷思的歷史，同時也造就一段歷史的迷思。

一張張山林遭濫墾、樹木遭濫伐的幻燈片播放著，這些怵目驚心的影像每跳動一張，我的心就抽痛一下。看著這片美麗的山林遭人類如此糟蹋，是有良心的人都會為之哭泣，陳玉峰老師以詼諧又帶尖銳的口吻敘述著。聽老師訴說著那段為搶救棲蘭檜木林，而遭伐木工人包圍的處境時。我知道，只有自鬼門關走一遭的人，才會更懂得人應該珍惜的是什麼。望著老師堅毅不毀的眼神，聽著老師滔滔不絕地講述整個台灣山林的情況；講述在進行種種保林運動的進展得失時，我突然想到：這就是勇者無懼。

當外來政權進入一個政經平衡的社會時，勢必造成整個社會體系的不平衡，執行政權統治，常是高壓懷柔政策，對於治理台灣原住民更是常使用這類技巧。Uongu yatauyongana（高一生）身為日治時期師範高等教育的唯一鄒族人，政權轉變，至國民黨政府時期為首任吳鳳鄉（今阿里山鄉）鄉長，一個應可富貴以終的士紳，為何受二二八事件牽連，而於白色恐怖中遇害？全都因其提出族群自決構想所導致，在當時政府認定中，族群自決就是搞獨立，搞獨立是要被槍斃的。張炎憲老師訪談，嘉義及阿里山地區目睹二二八事件耆老及受害者家屬，由各方資料及口述歷史建構出 Uongu yatauyongana（高一生）受害的前因後果，還給高家一個清白，也加予鄒族一個掌聲。如同張老師所言，整個事件不只是扼殺 Uongu yatauyongana（高一生）等人建設家園、追求自治的理想，各邊阻原住民自力發展的生機。

馬躍·比吼撥放一系列自編導的原住民紀錄片，看的我是心愈來愈沉。不同的族群自有不同的命名方法，馬躍以此為題拍攝了各原住民族群的名字來由，影片以較詼諧的手法來處理此一主題，撥放的同時四周不時傳來笑聲，是口白講述的幽默，是被攝者自嘲的語氣吧！讓許多人放聲大笑。可我是愈看愈想哭，哭的是馬躍想表達的無奈與辛酸；哭的是不同族群彼此的文化漠識與不尊重。我想馬躍在拍攝的過程是難過好幾回了吧！可馬躍肩負族群間文化交流的重責大任，想對他說：馬躍加油！

歷史散步自奮起湖到達邦、特富野，再至達那依谷。豐富的鄒族文化在這一天精采呈現，隨車的高德生老師，幽默的口吻講訴著鄒族人在面臨各類祭典時的舉行方式及種種禁忌，並以他個人在平地都市與各族群相處經驗，來教導大家各族群之間的互尊互重之道。也看到河流在鄒族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及保護方法，正因為鄒族人對河流的保護，我們才得以見到滿溪谷的鮎魚及山谷中豐富的生態。

日治時代為伐木而建造的阿里山森林鐵路，保留自今已是台灣觀光的代表。許多外國人來到台灣定要乘坐瀏覽一番，記得國二畢業旅行那次，摸黑搭車上祝山看日出，就遇見一群日本觀光客用英語與我們攀談。經過蘇昭敘老師講授釐清，才知道阿里山森林鐵路可貴之處，因其集「高山鐵道」、「森林鐵道」及「登山鐵道」於一身。它原本就是為森林開發而鋪設的產業鐵路，比較日治時期在台灣鋪設的另一太平山鐵道，雖同為伐木而建造，但阿里山森林鐵路自平地爬升至海拔二千公尺以上，連貫不斷，更具保存的價值。不禁令人感嘆阿里山森林鐵路的保存，除了觀光經濟的考量，可能要再加上其歷史背景，才算完整。

回程在告別奮起湖車站之際，山嵐自天空而降，霎時雲霧繚繞，皮膚汗毛上都沾染來自森林的呼吸。用四天來探索雲霧林深的歷史是不夠的，臨別之際，森林不忘送上一口紀念，叫我們再來尋覓，尋覓雲清綠鬱的自然。